

天下霸唱 作品

一入万劫之地，推开生死之门  
天下霸唱全新力作，探险之旅再起风云

# 摸金玦

## 之鬼门天师

外观形势，内分阴阳  
千里为势，百里为形；势来形止，自成阴阳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 摸金诀

## 之鬼门天师

天下霸唱 作品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摸金玦之鬼门天师 / 天下霸唱著. — 北京 : 中国  
文联出版社, 2016. 11  
ISBN 978-7-5190-1771-2

I. ①摸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3290 号

## 摸金玦之鬼门天师

---

作 者: 天下霸唱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蒋爱民
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
复 审 人: 胡 笏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6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jiangam@clapnet.cn](mailto:jiangam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87 × 1092

1/16

字 数: 214 千字

印张: 18

版 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771-2

定 价: 39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  
Contents

- 第一章 老鼠岭打天灯 1001
- 第二章 盗墓鬼门河 1015
- 第三章 向风中逃·亡(上) 1026
- 第四章 向风中逃·亡(中) 1042
- 第五章 向风中逃·亡(下) 1058
- 第六章 黑山头古墓 1072
- 第七章 九尾妖狐 1086
- 第八章 黄金灵芝 1108
- 第九章 狮子献宝 1124
- 第十章 僵尸猎人 1139



第十一章	鬼门天师 /153
第十二章	奇怪的头 /168
第十三章	照明装置(上) /181
第十四章	照明装置(中) /192
第十五章	照明装置(下) /199
第十六章	河中水鬼 /215
第十七章	巨脉蜻蜓 /231
第十八章	旋涡之海(上) /242
第十九章	旋涡之海(中) /255
第二十章	旋涡之海(下) /264

## 第一章 老鼠岭打天灯

### 1

您看这天底下的事儿，很难一句话两句话说明白。上下五千年，历朝历代高人不少，有的人开始并不得志，比如说韩信，那是多大的能耐？但是一出世，先受辱于胯下，到后来登台拜将，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，十面埋伏困住了霸王，直逼得项羽自刎乌江。要说韩信这辈子，真称得上跌宕起伏，脸露到天上去了，最后又当如何？未央宫被吕后所斩。韩信尚且如此，何况一般人呢？

人这一辈子，有的人是先贫后富，有的人是先富后贫，都不一样。人生沟沟坎坎，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。当年有这么一家大户，在地方上来说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、富甲一方，站着房躺着地，开着大买卖，家里存了多少多少钱。当家的老爷捐过官，因此人称老员外，为人特别好，乐善好施，

敬老怜贫，谁有困难让他知道了，他肯定得管。修桥补路、扶危济困、冬施棉衣、夏施药汤，家门口常年支粥棚，穷人吃不上饭的到这儿来，你说多好的东西没有，但棒子面儿粥和窝头儿管够，许吃不许带。这就不容易，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，常年这么干，那是多大的挑费？员外爷这人一辈子没干别的，成天尽干好事儿了，所以大伙儿都管员外爷叫活菩萨，要么叫大善人，说天底下再也找不着员外爷这么好的人了。

虽然这家的老祖先也在金殿受过封赏，但到了员外爷这辈儿，早就辞官不做，一心经商了。因为常言道“慈不掌兵，情不立事，义不理财，善不掌印”，真正的善人不愿意当官，宦海沉浮很多事情身不由己，不是说不想昧良心不愿意干坏事就能不干的。总而言之这个人是从里到外、从头到脚、从心到肺的那么善。不过俗话说人无完人，别看这位员外爷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老爷了，他自己也有烦心的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没孩子！员外爷心想：你说我也没干缺德的事儿，修桥补路，吃斋念佛，我怎么就没个孩子呢？还甭说儿子，哪怕有个姑娘也好啊！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！家中没有子嗣，以后我撒手一走，偌大的家业交给谁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日后在阴曹地府见到列祖列宗，让我如何交代啊？所以说一想到这件事儿，老头儿心里就跟刀子扎一样，不是个滋味儿。老两口子坐在一块儿，也不干点儿别的，净互相埋怨。员外爷看夫人别扭，夫人看员外爷也别扭。

这天员外爷又在堂屋之中摇头叹气，对夫人说道：“你别看别人都叫我大善人，可也有暗中说我的，让我听见了，你知道别人怎么说的？人家说我隐恶扬善，人前一个样，人后一个样，做好事儿都是给别人看的，并非真心为善，要是真心为善，不能没子嗣。我寻思上天有眼、神佛有灵，该让我有个儿子才是，想来想去，却该怪你，你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你怎么就不生养呢？还别说生孩子了，你琢磨琢磨，你跟

我到现在，连个响屁都没放啊！”

员外爷一说这话，夫人就不爱听了，怎么办呢？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，夫人进门以来不曾生养，最怕别人提这个，平时下人们无意中提一句都掉脸儿。让员外爷当面一说那还得了，当时这脸色就不好看了：“没孩子你可不能怨我呀！俗话说心诚则灵，要让我说，你还是心不诚，你得烧香拜佛！只有一片诚心，才能感动上天，那老娘娘才能给咱送个儿子来！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员外爷可当真了，他是逢山拜山，逢庙拜庙，许下大愿了，为了求子，什么名山大川，挨个儿去了一遍，连花果山都去了！夫人也是一样，见了庙一定进去烧香磕头，每年还要去拜几次香，什么叫“拜香”？好比说庙在山上，夫人从山脚下开始，三步一个头直磕到山上。给庙里的香火钱也是多了去了，反正甬管怎么说，心挺诚。不知道是老两口子心诚，还是赶上了，单说这年，还真得了个儿子，可把老两口高兴坏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这儿子盼来了，老天爷保佑，神佛真是睁了眼了！

街坊四邻、亲戚朋友都来道喜，员外爷家大摆宴席，百十来张桌子把半趟街都占满了，三天三夜的流水席，甬管认识不认识的，来了道声喜，坐下就吃饭，而且是待客不收礼，和尚老道都请来给少爷念增福增寿经，那排场大了去了。员外爷这是老来得子，能不把这孩子当眼珠子吗？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宠得是没边儿了。这孩子要什么就给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给做什么，说你想干什么吧，只要你高兴，怎么着都行，真可以说是星星不给月亮。他们家这位大少爷在这种环境下成长，那能学得了好吗？

后来又得过两个儿子，可都意外早天了，仅这大儿子养住了，到了七八岁的时候，请先生到家里教大少爷念书吧，可这位大少爷哪是那材料啊？念书写字儿都不喜欢，打小一看书本就打哈欠，提起笔来就打瞌睡，



不是念书的材料。老两口子宠孩子，反正家里有的是钱，不念书就不念书吧。家里面有人说了，这大少爷文的不喜欢，要不咱试试武的？常言道“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”，到时候弓刀石、马步箭、十八般兵刃都拿得起来，练成一身的本领，有朝一日进了武科场，拿个头名的武状元，也是咱家的荣耀。员外爷觉得言之有理，又请来了专门的教师爷来教少爷，可这习武比学文还要苦，下的可都是硬功夫，还没等正经学呢，两天的马步扎下来，这大少爷就累尿了炕了，把老两口给心疼的，赶紧不让孩子练了。文的不成，武的也不好，这位大少爷整天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就一个爱好，什么呢？就喜欢玩！只要跟玩儿沾边儿，没有他不会的，提笼架鸟斗蛐蛐儿，听书看戏唱小曲儿，说什么东西好玩，这东西怎么玩才过瘾，全明白！简短解说，少爷一天一天长大，到了十几岁头儿上，吃喝嫖赌抽无所不通。

单说这一年，老员外岁数大了，得了场重病，这人就没了。没两年，老夫人也走了，家里大办白事，大少爷守孝，咱不提。二老这一走，大少爷就成了一家之主。二世祖没几个学好的，这位大少爷也不例外，原来爹娘都在，他还有所收敛，而今没了约束，吃喝嫖赌抽是变本加厉，为了玩那真叫坑家败产。如果说只是他一个人，倒不至于坐吃山空，奈何结交了一大群的狐朋狗友。人这辈子没有朋友那是寸步难行，那分交什么朋友，大少爷身边的这群朋友，没一个正经人，见天儿在一起无非是吃吃喝喝、花天酒地。

大少爷成了一家之主，家里的事儿一概不管，带上这伙子人，不是下饭馆儿就是上酒楼，除了吃就是喝，除了赌就是嫖，要不就是抽大烟，家里的买卖是从不过问，要说一个人挥霍，他们家有的是钱，也不至于挥霍一空，可架不住他那些朋友帮忙啊！这帮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变着法儿替他挥霍家业。这个说了，窑子里新来个姑娘可不错，生得花容月貌、美若天

仙，您得尝尝鲜去；那个说，十字街小梨园儿新来个小角儿太好了，要嗓子有嗓子，要身段有身段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您这样的谦谦君子，不得捧捧角儿去；还有人说了，得月楼从东北进了几只飞龙鸟，那味道没治了，常言道“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”，什么叫龙肉？说的可就是飞龙鸟，掌柜的说专门给少东家留了两只最肥的；又有人说了，德胜祥进了一顶海龙的帽子，要说咱这地界儿，有一位能戴得起的也就是大少爷您了。

如此这般，过了没几年，家底全败光了，祖宗根基已尽。树倒猢狲散，平时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再也不上门了，家中又遭了一把天火，风助火势，火趁风行，把家中大宅烧成了一片白地。大少爷连住的地方都没了，只好找了处无主的破屋容身。想当年有钱的时候，出门从来都是前呼后拥，到什么地方都有朋友，别人可不是冲您这人，而是冲您这钱。这会儿穷了，连只耗子都不上门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“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”。古人说得好：“走遍天下游遍洲，人心怎比水长流。初次相见甜如蜜，日久情疏喜变忧。庭前背后言长短。恩来无意反为仇。只闻桃园三结义，哪个相交到白头？”

到了这个地步，大少爷才知道肝儿颤，人得吃饭呀，可这什么都不会，拿什么换饭呢？从来不学无术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挣钱的本事没有，花钱的门道儿全会，他这样的人你让他干什么去？

到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大少爷想出一招儿！要说咱这位爷，他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以前家有钱那阵子，他就喜欢玩枪，员外爷宠儿子，当初托人给他买过一杆双筒鸟铳，过去的鸟铳全是前膛装药，只能打一发。他这也是前膛装药，但是能打两响，射程也远，皇上老爷子跟前儿御林军的装备也不过如此。那位说了，这员外爷家再有钱，枪是说买就能买的？老时年间官商勾结，没有办不到的事情，弄把枪还不容易？于是这位大少爷就

时不常带领一帮狐朋狗友出去打猎，还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几分灵气儿，再加上久练久熟，枪法真叫一个准。尤其好打兔子，野地里的兔子都让他打绝了，甭说兔子怕他，属兔的见了他都哆嗦。家落败之后，穷得家徒四壁，能当的东西全让他当了，仅有这杆鸟铳没舍得卖，他又去打猎，便挎上鸟铳，拎上药壶，上山钻老林子。如果打上两只兔子，留一只卖一只，卖了那只换几个钱，买酒买饭，留下那只剥了皮吃肉，兔子皮也能卖一份钱。好在他是光棍一个，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，凭他这杆鸟铳，对付他一个人的吃喝不成问题。但他又是用过大钱的，不会过日子，打獐子、野兔卖几个钱，对他来说如同吃个泡茶，顷刻用完了，混一天是一天，手上一个大子儿也存不住。打猎毕竟看天吃饭，也常有打不到东西的时候，那就只好挨饿。

话说有那么一天，重阳节近，风高草枯，正是射猎的好时候。大少爷和往常一样，日上三竿才从被窝里爬出来，肚子里没食，饿得前心贴后心，天上掉不下热饽饽，想吃饭还得出去挣命，于是扛了鸟铳往山上走。他上的这座山，俗名唤作老鼠岭！外来人不知道的听了这个地名，通常会以为：既然叫老鼠岭，一准儿老鼠多，再不然是这山岭形似巨鼠。其实不然，在老时年间，老鼠岭经常有盗墓贼出没。盗墓贼偷坟挖洞，往往被称为土耗子。干这个行当，最好是父子兄弟，起码也得同宗同族，以免见财起意在背后捅刀子。据说在这山岭之中有一座古墓，说不上是哪一朝哪一代的墓了，总之是座大墓，引来很多土耗子，不知在这岭上挖出了多少盗洞，久而久之将山岭掏空了，墓里的陪葬品也都被盗走了，所以当地人将此山称为老鼠岭。

大少爷在岭上转了半天，没看见半只飞禽走兽，原以为又要两手空空了，却在此时，他这不争气的肚子拧了起来，只好钻进荒草丛中，解开裤带超度五谷轮回。那个年头没那么多讲究，有钱的用绸子擦，次等的用草

纸，穷人用树枝刮两下，或在墙角蹭一蹭，怎么都能对付。且说这位大少爷，已经穷到这个份儿上了，穷讲究还不少，忙不迭从怀中掏出几张草纸，但见他“脚踩黄河两岸，手拿秘密文件，前面机枪扫射，后面炮火连天”，在荒山野岭中放了这一个大茅，蓦地里闷上心来，开口唱起了“叹五更”。俗话说得好“女愁逛，男愁唱”，在以往来说，老爷们儿轻易不唱，好端端突然开腔唱两句，那是因为心里有愁有苦说不出。大少爷他也愁，想想以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过的什么日子？而今落到这般凄凉境地，家里边“四个破碗三个空，一个装了西北风”，一年到头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几时才有出头之日？

不怕先穷后富，只怕先富后穷，混成这个样子，还不如在裤裆里拔根毛吊死算了！大少爷感叹了一番，又寻思发愁也没用，发昏当不了死，不如到岭下坑个大户，对付几块银洋，找个烟馆好好抽上两口，那才是真格的！一想到抽大烟，他骨头缝里都是痒的，过去有钱那会儿，在烟馆里有自己的包间，甭管他去不去，别人都不能用，长年累月这屋子给他一个人留着，烟枪、烟膏、茶壶、茶碗，连床榻上铺的盖的都是他专用的，单有烟馆里最漂亮的小丫鬟伺候，给他点烟倒水，还弹琵琶唱小曲儿。大少爷斜躺着那么一抽，吞云吐雾，如醉如痴，那是什么日子？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。他蹲在这儿正要犯大烟瘾，忽听前边荒草丛中“窸窸窣窣”一阵怪响。

打猎的一看见草动，眼珠子顿时就立起来了！他顾不上提裤子，一手拨开乱草，一手拎上鸟铳，悄悄探出头去，往前这么一看，但见一只小狐狸，正从乱草之中钻出，几乎撞在他的枪口上了。大少爷又惊又喜，常在老鼠岭打猎，却没见过几次狐狸，狐狸皮可比兔子皮值钱多了！最不好打的也是狐狸，因为狐狸狡猾，远远的就会发觉有人过来，等你走到岭上狐狸早躲起来了，下套挖陷阱也没用，狐狸轻易不会上当。即使赶上时运，在近

处撞见狐狸也不好打，一旦打不好打花了，狐狸皮就不值钱了。

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大少爷根本来不及多想，心中只道了一声“好”，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！端起他那双筒鸟铳，对准了狐狸的眼睛，手指一扣就要搂火。为什么要打眼睛，准头儿足的猎人才这么打，行话叫“对眼儿穿”，子弹这眼睛打进去，那眼睛射出来，伤损不到皮毛。这时突然有人在一旁叫了声：“别打！”大少爷正在那儿全神贯注地打狐狸，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，直吓得他裤子落地老二横飞，急忙转过头看。原来是个老头儿，山羊胡子白净脸，六十开外的岁数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往脸上看却没什么褶子，还真有那么几分“鹤发童颜”的意思，穿一件灰色长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大少爷身后，竟连半点动静都没有。大少爷嗔怪道：“大爷别捣乱，我这儿打猎哪！”老头儿对大少爷说：“别打了，你看它多可怜。”说话间抬手往前一指，大少爷又扭脸这么一看，那只狐狸没跑，后腿跪在地上，两只前爪举起来，正对他下拜作揖。他当场吃了一惊，做声不得，猛地想起裤子还没提，赶紧低头提裤子，再一抬头，狐狸已经不见了。大少爷生了一肚子气，又不好发作，埋怨老头儿多此一举：“狐狸可怜，我不可怜？今儿个让它跑了，我就没饭吃了！”

## 2

老头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饿不死你，你打它……”说话又抬手一指。大少爷顺着老头儿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草丛中有两只山鸡，忙不迭举铳搂火。他这鸟铳是两响的，“砰砰”两枪，打下两只山鸡。如此一来，不愁今天吃不上饭了。他背上鸟铳，一手拎了一只山鸡，谢过老头儿，哼哼着山歌

下了岭。一只山鸡卖钱，换了半斤高粱烧，另一只山鸡用黄泥糊熟，甩开腮帮子连吃带喝，解饱又解馋，就这么对付过去一天。从此之后，他仍在山上打猎，有的时候打得到东西，有的时候打不到东西。说来也怪，只要他打不到东西，那个老头儿就会出来，指点大少爷，或是往东或是往西。大少爷按老头儿的指点是弹无虚发，每次都能打到猎物。他对老头儿可以说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，以为老头儿也是干这行的，是在这一带山上打猎的老猎户。问老头儿姓什么叫什么，老头儿也不说，大少爷只好以大爷相称。

有一天，大少爷又上“老鼠岭”打猎，转了整整一天，什么东西都没打到，也没见到老头儿，大少爷心里纳闷儿：“老头儿怎么没来？一天见不着他，还怪想他的！”没了老头儿的指点，大少爷免不了空手而归，挨了一天饿，转过天来，仍不见老头儿的踪迹。他连根兔子毛也没打到，心里可就有点儿着急了。一连饿了两天，饿得眼珠子都蓝了，扛着鸟铳在岭上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，无意间一抬头，看见那个老头儿在前边，心说这可好了！急忙跑过去作揖：“大爷，我今几个上哪儿打去？”

老头儿指点他打了两只兔子，又问了他一句：“你还敢打吗？”

大少爷说：“我有什么不敢打的？只要是大爷您说的，我没有不敢打的！”

老头儿说：“爷们儿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找上你，一是看你枪法好，二是你们家的人八字够硬。你要是听我的，让你往后吃喝不愁。”

大少爷一听这话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拍着胸脯起誓发愿，一切都听老头儿的吩咐。

老头儿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给你一个鹿皮袋子，今天半夜，你带上鸟铳和鹿皮袋子，躲在乱草丛里别出来，什么时候天上没有月亮了，会有两盏灯从岭上过，前边一盏黄灯你别打，等后边一盏黑灯过来，你对准了黑

灯打！你把鸟铳里填满了药，你这不是两响的鸟铳吗？两响打不中，以后你也没机会了！无论打到什么你都别怕，一旦打中了，你赶紧跑过去，用鹿皮袋子扣住这东西，带你家里，埋在东南角，再压上七块坟砖，不过你可别打开来看！”

大少爷越听越奇怪，问老头儿：“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打开来看？”

老头儿告诉他：“一辈子也不能看，你先别问了，日头快落山了，你赶紧准备准备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！”

大少爷认准了一个念头，信这老头儿的准没错。他拎上兔子和鸟铳，找一片草深的地方躲了进去。当天正是农历十五，一轮明月高悬，老鼠岭上万籁俱寂。大少爷心里直犯嘀咕：“大爷唬我不成？正好十五，月亮又大又圆，为什么告诉我没月亮？”他又饥又饿，想着想着睡了过去，等到三更时分，蓦地刮起一阵风，他身上一冷，霎时惊觉，睁开眼一看，风吹月落，岭上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，只听树叶和乱草让风吹得“沙沙”作响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得怕上心来，深更半夜，岭上怎么会有灯？他是半信半疑，又怕一眨眼没看到什么地方有灯，瞪大了眼一下也不敢眨。便在此时，一阵狂风吹来，霎时间大树低头，小树折腰，越刮越大，地动山摇，山中走兽，虎啸狼嚎，飞沙走石，四处乱抛，那真是人怕房倒，鸟怕端巢！大少爷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风，刮得人立脚不住，真可谓“无影无形寒透骨，忽来忽去冷侵肤；若非地府魔王叫，定是山中鬼怪呼”。别看风这么大，他可没敢闭眼，眯缝着往岭上看，由东往西两盏灯疾驰而来！

两盏灯悬在半空，一盏黄灯一盏黑灯，黄灯在前黑灯在后。要说这黑天半夜的，又没有月光，何以见得是盏黑灯？其实黄灯与黑灯如同两团阴森的鬼火，一个冒着黄烟，一个冒着黑烟，来得好快，说到就到了，声息皆无。等大少爷回过神儿来，黄灯已经从他头上过去了，说话黑灯也到了。

大少爷不敢怠慢，双筒鸟铳里的火药早填满了，抬手就往天上打了一枪，“砰”的一声硝烟弥漫。不过一来他胆战心惊，二来肚子里没食儿，又在乱草中躲了半宿，手脚发软，这一发鸟铳打出去，居然没有击中。大少爷这一铳放空，悬在半空的黑灯似乎受到了惊动，晃了两晃，眼瞅着就要往岭下遁去。大少爷想起老头儿说的话，他这杆鸟铳有两响，两响打不中，可再也没有机会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他睁一目眇一目手指一扣扳机，对准黑灯又搂了一响。这一枪打个正着，黑灯立时灭了，黑乎乎的一团东西落了下来，掉在大少爷面前。他连忙张开鹿皮口袋扑上去，将打下来的东西扣住，又将鹿皮口袋紧紧扎上，黑灯瞎火的，他根本没看清是个什么东西，但觉这东西沉甸甸的，在鹿皮口袋中一动不动。

大少爷按老头儿所言，背上鸟铳和鹿皮口袋，拎了白天打的大兔子，深一脚浅一脚摸黑下了老鼠岭，到家顾不上干别的，把兔子剥皮开膛，也顾不上好不好吃了，打了一锅水，撒上一把盐，先煮了一锅兔肉汤，祭了一番他的五脏庙。吃饱了肉，喝足了汤，这才踏实下来。之前老头儿告诉大少爷，打下黑灯之后装进鹿皮口袋，不仅不能打开看，还得埋在他家东南角，压上七块坟砖。可是大少爷吃饱了犯困，再加上着实吓得不能，他就不想再动了，顺手把鹿皮口袋塞在了炕底下。这位爷是个没心没肺的主儿，转头就把这事儿扔后脑勺去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却再没见过那老头儿，但是去到岭上打猎，铳下从未落空，赶好了还打得到獐子和野猪，赶不好也能对付两只山鸡。

按下大少爷怎么上山打猎不提，再说当年有这么一个“土耗子”，乃江湖术士，左道中人，平时扮成一个火居道，以画阴阳八卦为生。书中代言，画阴阳八卦是干什么的？如今是没有吃这碗饭的了，在老早以前，有一路正一教的火居道人，会在坟中画八卦。哪一家死了人，抬棺下葬之前，



必定要请来一位火居道，在坟坑之中用桃木剑沾朱砂画一道阴阳八卦符。据说这样一来，死人下到阴间见了阎王爷，不会受到责难。坟里的八卦也是一个镇物，为了避免重丧，一家之中在一百天里连死两个人，这叫重丧。有的在坟里放镜子，有的画个八卦，当成坟中镇物。

这位画阴阳八卦的火居道，虽说是个老道，其实岁数不大，顶多三十来岁，生了个好相貌，老话讲叫“男生女相”，眉清目秀、齿白唇红，阴阳道冠头上戴，云鞋水袜脚下踩，八卦仙衣披在身，马尾拂尘手中擎，背着一口桃木宝剑，还真有那么几分仙风道骨。别看这老道长得好，却不干好事，全指这扮相唬人，东冒一头西冒一头，什么地方死人了，他就去什么地方给人家画阴阳八卦；看谁家厚葬，人家前脚把棺材埋进去，后脚他就扒开坟土，偷出陪葬的钱物。此人虽然只干这等损阴德的勾当，却是个有道眼的，擅于望气。有一天从岭下路过，看出大少爷家中有东西，便找上门去，声称要在大少爷屋中降妖捉怪！

### 3

大少爷被他说得满头雾水，心说我穷得只有这四面墙，耗子都不进门，哪里有什么妖怪？火居道也不理会他，低头进了屋东找西找，从炕底下找出一个鹿皮口袋。大少爷这才想起鹿皮口袋开不得，正要拦挡，奈何火居道手快，已经将鹿皮口袋打开了。大少爷低头往下一看，鹿皮口袋中乃是一只玄狐。玄者黑也，玄狐就是黑狐。原来之前他打下的黑灯是这个东西，从他在岭上打下玄狐，又装进鹿皮口袋塞到炕底下，已经不下多半年了，玄狐竟似刚死的一般，身子还是软的。火居道一指玄狐说：“此乃妖邪，